

学而：

你虽然身在爱尔兰，但我相信现在信息这样发达，你对香港近两星期就税制改革，特别是商品及服务税进行的热烈的讨论，一定早有所闻。你应该非常清楚我一向对香港税制的看法。事实上，我在二零零零年投稿报章的一篇关于香港税制改革的文章，亦是在你的鼓励下写成的。

六年前，我仍身处工商界，但我当年对税制改革的观点和今天加入了政府任职财政司司长后的想法，其实是前后一贯的。我当时提出的几点想法，对今天的讨论仍然是息息相关，其中包括：香港是否有结构性财赤、新税项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政府打击逃税的工作，及应进行公开咨询。我们当年曾就以上几点有过深入的讨论，今天，正好透过这信和你再次重温我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认为香港近年经历的财政赤字反映目前的税制存在一些基本问题。我一向认为香港的税基狭窄已到了必须正视的程度，而开征消费税则是一个扩阔税基的好办法。政府的财政稳定，可以为我们下一代的发展打好基础。此外，我亦认为政府应进行全面的税制检讨，而不是

只研究引入单一新税项。

特区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分别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和一个咨询委员会，专责研究香港的公共财政和可以扩阔税基的新税项。这两个小组和委员会，在二零零二年向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提交了报告。他们的结论和建议是：(一)香港正面对持续性的财政问题，而其中有部分是属于结构性的。即使经济回复正常增长，财政赤字仍会出现，甚至恶化。因此，政府不能继续采用现行的处理财政方式。(二)商品及服务税是唯一可以扩阔税基而又不损害香港对外竞争力的新税项。若由于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而令政府需要增加收入，则应开征商品及服务税。

回顾过去的一个经济周期，香港在 98-05 年间连续出现赤字，要靠动用财政储备支付政府开支。我们在这七年间共动用了约 1,900 亿元财政储备。尽管我们的帐目在去年已转亏为盈，但预计由 05-11 的六年间，我们的累积盈余只有大约 1,000 亿元。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把财政储备回复到 1998 年的水平。但面对目前有些说法认为经济好时有盈余，经济转差时出现赤字实在不足为奇，我必须

指出若我们在每个经济周期中，需要动用近 900 亿元储备，那么，我们现有约 3,100 亿元的储备，并不能支持很多个经济周期。居安思危，我们必须早日开始思考如何扩阔税基，保持较稳定的政府财政收支结构。

其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吸引人才及资金的竞赛。我们无论在吸引国际投资或海外人才来港工作时，都面对世界其它地方的激烈竞争。因此，我们在考虑引进任何新税种时，都必须小心考虑对本港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而我们在税制改革的咨询文件中，亦详细列出了若开征商品及服务税，对本港整体经济及各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我知道这是社会各界其中一个最关心的课题，但其它开征相类似税项的经济体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税项对经济的影响应是短暂的，并不会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这些结论已参考了其它经济体系的实际经验。我知道社会上对这点存在不同看法，我希望他们亦能抽时间翻阅咨询文件，之后我们很乐意和他们深入讨论。

第三，我认为政府在考虑开征新税项前，必先确

保已做好现有税项的征收工作。税务局在二零零零年已成立了实地审核及调查科，专职打击逃税和非法避税行为。以去年为例，税务局完成近 1900 宗实地审核及调查个案，成功追回 21 亿元税款及罚款。此外，立法会亦在二零零四年通过了税务修订条例，有效堵塞避税漏洞。

最后，我认为政府必须公开就新税项进行的研究和检讨结果，好让公众能在高透明度的环境下，在充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讨论。这点实际上是我对政府工作的基本信念，因为我对香港市民的理性和智能充满信心。我相信无论议题有多复杂，多具争议性，只要我们能客观地铺陈事实、研究结果和基本分析，市民将通过理性讨论，找出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最佳安排。其间，讨论可能炽热，批评也许比较尖锐，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祝你和慧贞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英年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